

赛里木湖的咸水,不仅是大自然矿化所致,更多的,是融进了多少年、多少代人悲情的泪水。今夜,赛里木湖又多了我的一滴泪。

赛里木湖有我一滴泪

——“车轮上的行囊”之七

□黄俊生



心在路上

在我眼里,赛里木湖是悲情的湖。

虽然,它有惊世骇俗的美,它有处子般的恬静,但是,大西洋暖湿气流在这里回旋起落,凝结成最后一滴眼泪,便注定了它的悲情身世。

拨开天山峰巔白絮般的云彩,如同揭开覆盖在赛里木湖脸上的轻纱,赛里木湖盈盈眉眼处,凝聚令人欲泣的神情。欲泣,不为因白头的沧桑,不为因风而皱眉的凄婉,只为在这里流传的悲情故事和在这里演绎的悲壮历史。

从东面进入景区,沿北岸往西行,准备绕湖一周,从南岸出景区,进果子沟。湖面吹来凛冽的风,倒映点点星光,车灯投射在夜空,划出两道光柱,光柱下,草场、沼泽、灌木、溪流,一闪而过。在如此寂静的夜晚,走在如此寂静的湖岸,走着走着,便走进了远古,走进洪荒旷野……

眼前出现一个盛开鲜花的美丽草原,一对青年男女策马向天边奔去,这是传说中的蒙古族青年契姐和雪得克。这对热恋情人在草原上放牧,相亲相爱,不屈服于草原暴君淫威,以死相抗争,双双殉情。山川为之震颤,天地为之悲怆;地为之崩陷,形成深潭,天为之倾泪,化为洪流,大草原顷刻变成一片瀚海,一对恋人化作湖心形影不离的小岛。

遥想当年,周天子西巡至群玉山,与西王母同游瑶池。临别,西王母深情款款地问:“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周天子回答:“比及三年,将复而野。”然而,周天子最终未能履约复来,不是然心,而是他有“和治诸夏,万民平均”重任在肩。西王母倚窗向瑶池抛洒相思泪水的身影,永远地留在李商隐悱恻缠绵的诗中:“瑶池阿母倚窗开,黄竹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我明白

野草野菜几乎都是老气的,蒲公英也不例外。即使是刚生出来的小蒲公英,也一副沉着淡定模样,绝不肯绿半丝媚色的。

蒲公英

□低眉



草木物语

蒲公英出生在春天里。这是一种英气的草,像一丈青扈三娘那样挺括的人物。倒并不是说她不漂亮,而是漂亮这样的词语根本没办法概括她,有很多别的气质从里面扩散了出来。她甚至也不是美,而是从美中分裂出来很多的英气。这英气不是男性的英武,而是流淌在叶面上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蓬勃气息,也是女性的。

事实上,野草野菜几乎都是老气的,蒲公英也不例外。即使是刚生出来的小蒲公英,也一副沉着淡定模样,绝不肯绿半丝媚色的。就这样趴在田野沟渠坡地里,阳光下舒展,霜露里沉默,宠辱不惊的样子,比有些心旌摇荡的狐媚花朵不知忠恳多少倍。蒲公英是一种自由率真的植物,充满了战斗的力量却没有一点斗狠戾气。她没有因为自己的老成和力量就堕落为粗鄙的男人,并且还恰到好处地拥有着自己真心实意的爱情,是樗桂英一般神奇的存在。

人类从远古时代开始,都喜欢叶子和种子生得较早或个头较大的植物,这是为了方便采集食物。和车前一样,蒲公英也是在漫长的生物演化过程中变成了一种叶片贴地生长的种类。在野草里,蒲公英算是大叶的种类了,叶缘有大锯齿。花茎是暗红色的,管状。开黄花,不艳。瘦果,纺锤形,具纵棱。

蒲公英总是有办法去它想去的地方。它是一种有翅膀的植物,去任何别的地方也并不是因为想要逃跑,而是为了繁殖和爱上了飞翔的感觉。结果不久,它就会张开白色毛状的种子,像一把一碰就散的伞。风一吹,四处飞,四处落。

蒲公英很早就担当着人类食物和药物

了,古代瑶池,不是青海湖,不是天山天池,它是赛里木湖——古时候,赛里木湖就叫天池,是新疆海拔最高的冷水湖。

我们的车继续疾驰,雪亮的车灯光柱牵引我的思绪穿越时空隧道,飘向远方。西汉张骞曾几度出使西域,受命游说游牧于赛里木湖一带的乌孙,联手抗击匈奴,我们的脚下,是否就是当年他策马奔驰的地方呢?他是否曾在这里勒马驻足,眺望赛里木湖的美丽,回想策动乌孙无果而难过流泪?策动不成,汉朝转而与乌孙国联姻,远嫁了两位公主细君与解忧。细君公主在乌孙生活了五年,带着强烈的思乡之念香消玉殒;而解忧公主则在乌孙生活了五十年,按照习俗,先后嫁给三代乌孙王,最终在晚年回到汉朝。一个堪称英雄的汉子未能完成的使命,却由两个弱女子来承担,其中艰辛无法言说。我想,我们脚下之处,两位公主也一定走过。

又一阵湖风刮来,隐隐中,我听到一个细弱的声音,如泣如诉:“吾家嫁吾今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常思汉土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回故乡。”这不是细君公主在快快病中吟唱的那首《黄鹄歌》吗?倾听这穿云破空而来的忧伤和透出的旷世凄清,天地能不为之悲悯吗!原来,赛里木湖的咸水,不仅是大自然矿化所致,更多的,是融进了多少年、多少代人悲情的泪水。今夜,赛里木湖又多了我的一滴泪。

终于找到一个夜宿的地方,在赛里木湖西岸,一处那达慕旧址,据说这里是观日出的最佳位置,于是,我们扎下帐篷野营。听着狂风撕扯着帐篷,震撼得地皮瑟瑟发抖,渐渐进入蒙眬状态。蓦地,阵阵战鼓般的轰鸣从天边远远传来,那分明不是那达慕大会上叼羊的马蹄,那人欢马鸣是土尔扈特人东归的喧闹!土尔扈特人东归是中国民族史上一段悲壮传奇事件。土尔扈特是我国蒙古

族一支,明朝末年,为了避免内战,举族外迁,离开世代居住的准噶尔盆地,在当时还没被沙俄顾及的伏尔加河下游荒莽草原建立新家园。在那里生活栖息了140多年之后,为了反抗沙俄的虐待与压迫,在首领渥巴锡大汗的带领下,十七万土尔扈特人踏着积雪,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艰难跋涉,回归故土。一路上,他们击退沙俄女皇叶卡特琳娜派遣的追兵,以牺牲了一半人马的巨大代价,历时半年,行程一万多里,终于回到祖国怀抱,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壮丽诗篇。其中一支土尔扈特东归人马被乾隆皇帝安置在赛里木湖一带的精河,并且在与沙俄历次入侵的战斗中,成为抵抗外侮的生力军。

这一夜,赛里木湖在呼啸的狂风中,以轻柔的絮语向我讲述了这段历史。当肆虐了一夜的风终于归于平静时,我们从睡梦中跳了起来,朝着湖边奔去,去迎接赛里木湖第一缕阳光。伫立湖边,我着实呆住了。这就是赛里木湖吗?分明是浩瀚无边的海。说它是湖,却有大海样的蓝,蓝得纯粹、清澈、深厚;说它是海,却又波澜不惊,文静得像待字闺中的女子。湖面冷艳,凄美,这种美来自远古,是天工制作的绝世作品,如蒙古族少女一样朴素,纯洁得使人不忍走近它,不敢惊醒它。湖水透彻明净,水草碎石清晰可见,微波荡漾,如同少女娇嗔薄唇微皱的鼻翼。

朝阳从湖心小岛后面冒上来,缠绕山腰间的云变成美艳的绯红,虽是飘逸的,动感的,却又仿佛是静止的,透露着无尽的矫情羞意。刹那间,蔚蓝的湖面涂抹上了金黄色的油彩,因而使这沉寂的湖面、凝固的远山有了生动气韵。虽然寒风依然刺骨,我却感受着来自心灵的温润,昨晚的悲情犹如天边一缕云烟,随风飘散。

沉醉中,耳边飘来一位老人的声音:“你宝石蓝的湖水,一见便教人心神荡。”这位老人曾对家乡故土说:“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曾几何时,老人在赛里木湖边低回吟哦,那浸透泪水的双眸,那深情凝望的目光,一如现在的我。

霜不以自己单独存在,衬托了人间草木,才有秋叶一样的静美,熏染了江风水月,才有了形同春水的灵动。冬天去乡下看霜

叫作魔鬼的奶桶,就因为它会分泌白色乳液。而我认为很漂亮的泽漆,则被给予了最奢侈的恶名,叫作魔鬼的苹果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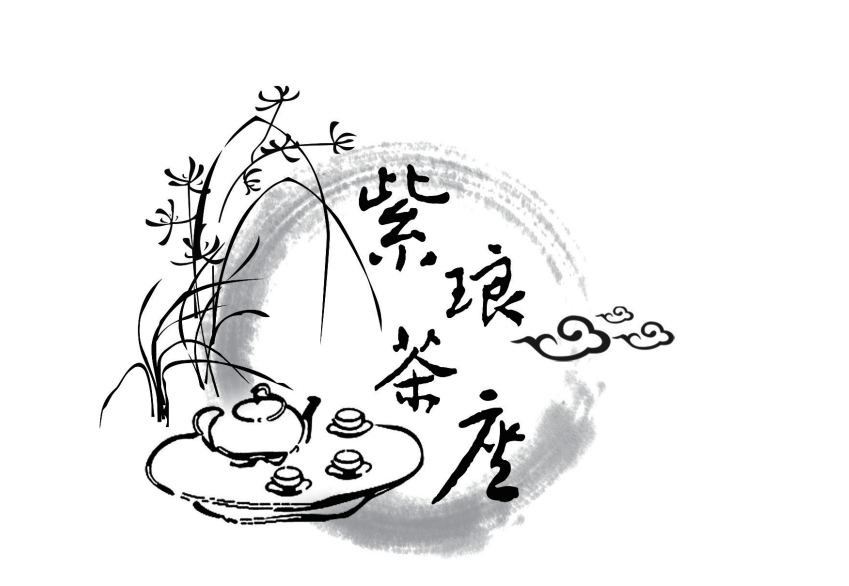
这些外国家伙,反正也都是外人,咱们可以不理他。《植物名实图考》是一寸字寸金的书,汪曾祺也喜欢,认为文笔好。这书把蒲公英列在藟草类。就是说,《植物名实图考》认为蒲公英是一种长在低湿之地的草。这不一定正确,依照我童年的经验,蒲公英不仅长在低湿之地,沙壤,瘦地,高坡,平地,林间,杂草丛,大太阳的地方,蒲公英都是喜欢的。《植物名实图考》不仅把蒲公英叫成蒲公英,还说它有另一个名字,叫黄狗头。这就有点过了,我要为我们家英儿抱打不平。

蒲公英应该是我童年最熟悉的植物了,它是我在春天田野上的玩伴。很多禅境一样的日子,我和蒲公英一起度过。怎么玩呢?我所谓的玩,就是盘它。怎么盘?一个字,挖。之所以不用挑,而用挖,是因为蒲公英的直根很深。那时的我,总是要挖出它褐色的长长的根,冒着白汁。举着它对着太阳看许久,觉得陶醉。

蒲公英确确实乎是能治病的。我奶奶有“肝阳”病,或者害疮,嗓子肿,眼睛长疔,都会自己去挖蒲公英,回来煎汤吃。妈妈是许我去挖蒲公英的。她不但许我去,等我挖回家,还会给我一个筛子,让我把蒲公英铺在筛子上晒。晚上放在屋檐上,露。

我为什么要挖蒲公英呢,说起来真是惭愧,因为据说它可以卖钱,公社药房要收它。老子是财迷心窍的小鬼头……打脸,捂脸,三十下……但是我发誓,我从来都没有卖过蒲公英,一次都没有。它们在屋顶的筛子上日晒夜露,最后都不知所终。被我忘掉了。

等我再记它们来的时候,已是人到中年的一个半老娘。我现在也有点像我奶奶,经常会去掐几叶蒲公英回来,烧鸡蛋汤吃。有时还生吃,把叶子切碎,弄一点味极鲜和香油一拌,过粥吃。这就是韩保昇所说的“堪生啖”了吧?



现实和梦境仿佛透明的墙,阻隔在人群之间。人群和人群互相望着,他们围作一圈,彼此依偎,却又无法相互触碰。

睡着的城市

□维愚



像约好了似的,城市一个接一个,

陷入熟睡,沉进深海。头一个睡着的城市梦见了己的童年,欢快的,热闹,被节日充斥的喧闹的记忆碎片。它在梦里赤着脚奔跑,跑进生机勃勃的青年期,那时身上挂了多少勋章,多少伤痕,多少牵挂啊!它感慨而伤怀。睡着前,它想起来了,睡着前自己也才正值壮年,有着满把子的力气以及责任。可不是睡的时候啊!它对自己说。这座城市沉得最深,也最想醒来。它拼命地浮浮沉沉,一会儿没入海底,一会儿漂上滩涂,躯体如古旧的沉船,挂满了附生的藤壶。

它疲惫极了,疼痛极了,梦境接踵而至。

城市们在海底长睡,陆地上的旧址只剩空寂,往日城市们的窃窃私语声不见了,攀附其上的一切都随之沉入海底,其中有些无法在海中生存,一人水便死去,还有些太过卑微渺小,被留在了岸上。城市们像肢解自己一般把带不走的居民们割去,孤零零留在空无一物的岸上,后者沉默地看着同样沉睡之海,陆地如海洋一般沉默。总有一天会再见的,居民们想。他们生活过的痕迹随着城市一起沉入海中,但愿海波足够宽厚,不要抹去这些无主的痕迹。

霜不以自己单独存在,衬托了人间草木,才有秋叶一样的静美,熏染了江风水月,才有了形同春水的灵动。

冬天去乡下看霜

□江徐



立冬之后晨会看到霜,但必须是在乡野,因为城市里没有霜。

曦阳斜照着乡间房舍,玻璃窗上反射出温和的黄光。宅沟表面,水汽氤氲。屋前有大片庄稼地,秋天蒔下的油菜秧覆了一层霜。一只落单的白鹭,从此掠过。此情此景,尘世有些许仙意。心中一漾,说不清是为白霜,还是为白鹭翩跹的低飞。

路边有一株鸡冠花,紫红的花,亮白的霜,像顶着一小撮残雪。苏东坡自叹“尘满面,鬓如霜”,乡间蔓蔓荒草,冬霜如银簪。草从深处竖着一块标识牌,红底白字地写着:“有茶米酒卖,向东15米”——农人朴实,自己打出的广告也是如此直白,不带一点噱头。

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屋舍破落,瓦上的薄霜愈发出清寒之色。屋后矗立一排白杉,渐渐凋敝的树叶已经转为红褐色,可以借给禽鸟育养子孙,无须租金。

大自然有一双鬼斧神工的无影手,将黄豆叶依据其脉络镂刻出花纹,霜似白漆,隐藏着朱阁绮户的高处不胜寒之意。蓼草本来是美艳的,而今,像是风尘女子褪尽铅华,有着“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的朴素的风流。

秋冬草木受了霜的点染,就像杏花迎来春雨,夏荷嬉戏蜻蜓。

一事物,一片风景,能够撩人心弦,总是因为它牵惹起最遥远的记忆。年少时的很多细节已然忘却,却始终记得大人的三言两句中带来的自然气息。“下霜了”“起闪电了”“三朝迷露起西风”“东南风起,要落雨”。看似平淡无华,但我从自己的童年走来,能够在暗自咀嚼土生土长的方言时,还原其中的味道。

寒冬,站在二楼窗前望出去,由北向南延伸的羊肠泥路格外悠长。泥是黑的,路是白的。白而狭的路一干二净。

有时候,祖母说一句“外面下霜了”,意味着冷、没有风、接下来是一个大晴天。祖母早上喜欢喝一小碗黄酒,在灶锅内炖暖,端出来,捧在手心,酒面游滑几缕丝线一样的白气。她总

那些随着城市一起沉没的,大部分有幸和城市进入同一场梦境。城市的回忆和理想,荣光和惨败,圣洁与阴暗,油彩涂抹的天花板和黏着油垢的下水道壁,居民们第一次了解,自己的城市原来是这样的。他们同时循着城市的足迹找到了自己的祖辈,未被湮没的荣耀和罪过,城市是这样诞生的,城市是这样老去的,城市是这样庞大的存在。有人说,我知道了,城市即将死去;有人说,我知道了,新的城市即将诞生。剩下一小部分居民,在海底,醒着。醒着在海底。他们分享包裹氧气的气泡,他们像游鱼一样企图奔向别处,其中一些人,游走了就再也没能回来,于是他们传递着这样的谣言:阳光会让自己化作海浪的泡沫。

城市在梦境中奔忙的脚步声,醒着的人们划动海浪的水波声,陆地上人们心中的祷告声,有时会彼此交织,世界仿佛又找回了往日的嘈杂。现实和梦境仿佛透明的墙,阻隔在人群之间。人群和人群互相望着,他们围作一圈,彼此依偎,却又无法相互触碰。

在这中央,是城市巨大的躯体,绵绵地呼吸,睡意昏沉。

人们开始忘记自己是从陆上来的,逐渐忘记自己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清醒者敲打城市铁锈的躯体,敲打上面的藤壶,发出震天动地的巨响。

他们相信城市一定会醒来,在阳光下茁壮地生长繁衍,死去,再诞生。

是鼓励我一起喝,借此暖暖身子。喝了两口,再喝两口。西南方向是一片田禾,下霜的早晨,贴在地面的油菜秧一片白茫茫。那片白,填不满祖父水远山长的目光。

越是晴阳,越是寒冻。走在上学路上,脚趾冷得生疼。两只脚一前一后地走着,我低头看看鞋,与鞋子里的十趾肝胆相照,惺惺相惜。那种生硬的疼痛感,也是霜冰凉的色彩。

后来那块田禾被外地人租了去,搭起大棚种大葱,那白茫茫的视野随着童年一去不复返。再后来,祖父祖母先后去世,那个地方我不再回去。

“今朝外面下霜了。”祖母这句话,未曾想起过,也从来没有忘记。

在童年记忆面前,霜不算具体事物,它晕染出朦胧懵懂的岁月气氛,埋藏着恋恋不舍的情感维系。霜在严寒境遇下到来,让人感知被窝的眷恋、豆奶的香甜、米粥配咸菜滚烫的对胃肠的熨帖。

说是“下”霜,霜却并非从天上降下,它由地面的水汽遇冷了之后凝华而成。立冬之后,晚上七八点去超市买东西,感到空气湿濡,以为下起了夜雨。之后才反应过来,原来开始下霜了。摸摸路边的垃圾箱盖面,已是密密麻麻极细小的水珠。童年的夏天,从井里拎出的啤酒擦干了放置一会儿,瓶壁上也是这副样子。

千百年来,霜也飘飞,降落在唐诗宋词中。若是起风,便是李商隐的“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尘埃落定,便是温庭筠的“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起霜的深夜,漂泊的张继,作为一个不怕冷的月夜游荡者,他欣赏到“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还有张若虚,面对滔滔江水,载载子立,才有幸置身于“江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霞。空里流霜不觉飞,汀上白沙看不见”的空灵之境。

霜不以自己单独存在,衬托了人间草木,才有秋叶一样的静美,熏染了江风水月,才有了形同春水的灵动。

前苏联作家康·帕乌斯托夫斯基在一篇文章中引用过画家朋友的话:“冬天,我就上列宁格勒那边的芬兰跑去,您知道吗,那儿有全俄国最好看的霜……”我想,这位画家所要看的,并非霜本身,而是下霜之后的草木、田园、海湾、披霜的豌豆苗、冻得发紫的扁豆花,以及整个类似于故乡的原风景。